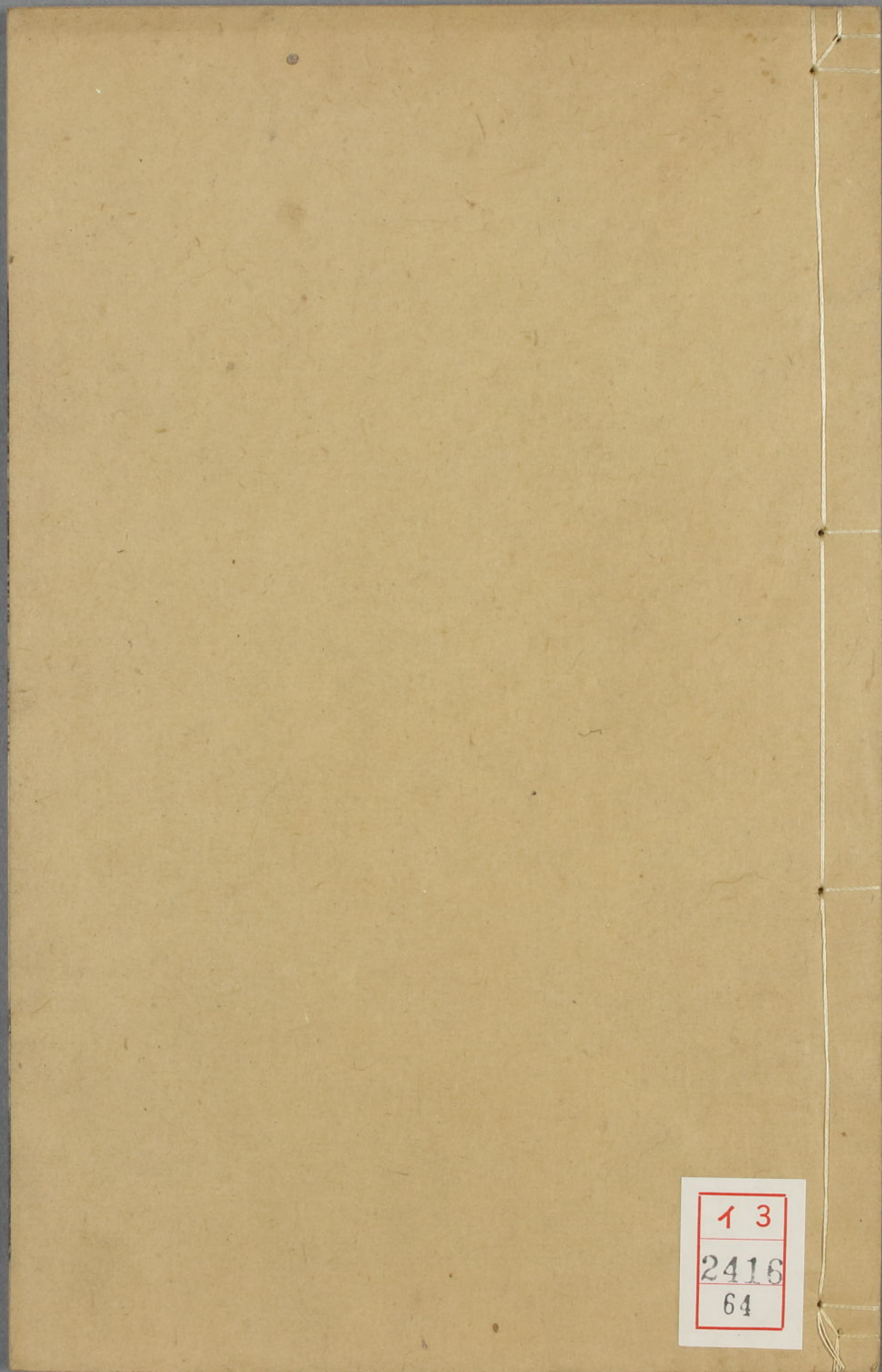




13
2416
64



13
2416
64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三

半澤文庫

政術部十二

賦稅

輸納

助國

徵役

賦稅一

原古制賦稅者謂公田什之一及工商衡虞之人稅以

供郊廟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也賦以給

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也人君唯於

田及山澤可以制財賄是故歷代至今猶計田取租稅

陶唐制冀州厥賦惟上上錯孔安國曰賦謂土地所

錯雜出第二兖州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青州厥賦中上

第四徐州厥賦中中第五揚州厥賦下上上錯賦第七雜荆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三

賦稅

州厥賦上下第三豫州厥賦錯上中賦第二又梁州厥賦
下中三錯賦第八雜出第雍州厥賦中下第六禹定九州
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
康故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為天子百里賦納總禾稌
曰總供 二百里納銍禾稌三百里納秸服結稌也四
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其外五百里曰侯服侯
侯事百里采供王事二百里男邦男任三百里諸侯為
王者又其外五百里曰綏服服王者三百里揆文教度
而行之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奮武衛天子又其外五百里要
服要束以三百里夷守平常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又

其外五百里曰荒服言荒又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二
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堯命禹理水因別九州
因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甸
以為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為屬公田藉而不稅
稅均七十而助助者藉也借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
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周武
王既誅紂發其財散其粟反其失而人安於是分九畿
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其貢祀物又外曰甸
畿其貢嬪物任嬪以女又外曰男畿其貢器物任土以
又外曰采畿其貢服物締纁又外曰衛畿其貢財物貝龜

具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其貢貨物絲又外
曰鎮畿又外曰蕃畿蕃限也自侯甸男采衛蠻夷此荒
服也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卿大夫職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
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捨者國中
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捨以歲時入其
書鄭元曰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鄭司農云征之
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養
卒也疾者謂若今癰不可事者復之入其書者言於大
司徒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
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

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
事者出夫家之征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
車輦給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待其
政令以時徵其賦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凡任
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
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
貢其物貢草木謂葵因井廬以定賦稅稅謂公田什一
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
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伎巧之作皆因其所工不求
商有與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財產皆因其所工不求

其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職是以黔首安本而易
贍下足而上有餘也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宣公無恩信於民不肯盡力於公
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取之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
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曰私
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
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
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其力左傳成公元年三月
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

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哀公
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羊傳曰何以書據當賦稅為何書譏何譏
爾譏始用田賦也田為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公問於有若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
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什取一又問孔子時什取二
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管子曰地之生財
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

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下上相疾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公田不橫稅若履畝之類也墨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人皆悅而願爲之氓矣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殆道也

夫猶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毛之實役其民氓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數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冶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 秦孝公十二年初爲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始皇建守罷侯貴以

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已徂春歷
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苦者至大人用無聊海
內咸怨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蓋因地
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
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并而自若加以內
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
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
失反更益之海內愁怨遂用潰畔漢高帝接秦之弊
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上於是約
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纔取而山川園池市肆租賦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

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

不入國朝之倉廩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

困辱之四年八月初為算賦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

為一算為治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家初十

庫兵車馬六年令女子年十六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於周中問廢今復之國語越王勾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父母有罪欲

人語越王勾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父母有罪欲婢倍算今使五

算罪謫之也孝文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

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之晁錯說上令人入粟得

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

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帝從其言後
天下充實乃下詔賜人十一年租稅之半孝景帝二年
令人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
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
免二口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傳舊法二十更為異制孝武
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
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
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也率計令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
出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田也既收田租

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令或耕豪民之田
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
見稅什五言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貴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
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孝昭始元六年秋七月
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顏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瞻反
蓋武帝時賦斂繁多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
當賦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爵秩如三輔郡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所在郡邑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菽粟當
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入皆當送為之一月一更是為
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為
是為踐更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作人自行三日
戍又行者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作人自行三日
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此漢
政術部
附監類卷一百三十三
賦稅
七

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四年出口賦漢儀注民年七改易有謫乃戍邊歲耳賦錢人二十三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少減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詔書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徭耕桑者益眾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孝成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出錢月三百女謂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王莽篡位下令曰漢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音癰咸出雖老病者

皆復出口算也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奸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又以周官稅人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樹藝謂種果木及蔬菜也人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冗又分裂州郡改職作官邊散兵二十餘萬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斂賦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後漢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產子者復

以三年之算也明帝即位人無橫徭天下安寧時穀貴
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
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魏武初平素紹鄴都
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綿二斤餘不得擅興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
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
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實布實反戶一匹遠者或一
丈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十極遠者輸算錢
人二十八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
率畝稅米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算田

稅米空縣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哀帝即位
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
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
米口五石前燕慕容皝在柳城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
中公收其七分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裕諫曰魏晉雖道
消之代猶削百姓不至於十八特官牛田者得六分百
姓得四分私牛而得田者與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
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蜀李雄賦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
百姓富實門閭不閉無相侵盜宋文帝元嘉中始興
太守孫豁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
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
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迴便是逃匿戶口歲減

實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
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孝武帝大明五年制
天下人戶歲輸布四匹 齊武帝時豫章王嶷上表曰
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
夫理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
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臣謂宜使所在各條件公
田秩俸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課尚書精加
勘覆務存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頒下四方永爲恒制帝
從之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
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

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
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
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
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
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
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
任量惟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
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
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
皆無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

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叅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輦跡禽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雄斧武騎虎賁持鉞色立反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

天

今謂即時

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徧京官文武月

別唯有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

大州比令僕班

揚州督王畿理在建康徐州督重鎮理在京口並外官刺史最重者尚書令僕

射官品第三也

寧桂等小州比叅軍班

寧州理建寧今雲南郡桂州理始安今郡名並

外官刺史最輕者府叅軍官品第六也

丹陽吳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

書班

丹陽郡理建康吳郡會稽即今郡並列郡最重者詹事尚書官品第三也

高涼晉康等

小郡三班而已

高涼晉康即今郡並列郡最輕者梁武帝定九品後其內官更為十八班以班

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為劣與品第高下不倫

當是其時更以清濁為差耳本史既略不可詳焉

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其州

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轉倉庫并給刺史守令

政術部

開監類函卷一百三十三

賦稅

七

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祿秩
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閣就第
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鮓香油紙燭等並官
給之王及主壻 後魏道武帝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
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紬繭羅縠者甚衆於是雜營
戶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景穆帝
即位一切罷之以屬郡縣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匹
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
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
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半以此爲降大

率十匹中五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内外白
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老病篤貧不
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皆幅廣
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六十尺爲一端後乃漸至
濫惡不依尺度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准
前式違者罪各有差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
戶收租五十石以備年糧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
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
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人帛一匹二丈委之州
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

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
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荆河懷兗陝徐青齊濟南河東東
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
孝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懲
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
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襲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
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
遠蕃客使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
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空
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三分減

一計歲終省肉五百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
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
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爲租輸三
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
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靖帝天平初諸
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爲
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法
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矣齊神武秉政乃命
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
各勒還本貫是後租調之人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

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北齊文宣受禪多所草創六坊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武成以脩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有妻者輸一牀無者半牀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不許由是奸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

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輟軍人常廩并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南齊以有僕之類以節國用之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

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

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矣後主天統中勞役鉅萬財用不給乃減朝士祿料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予無限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

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為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後又遷都發山東丁毀

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純麻土調以布絹純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爲三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初蘇威父綽在西魏世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稱爲重旣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威爲納言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於京師相

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又躬行節儉九年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並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旣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旣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

兵減半功調全免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十八年五月高潁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諸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承前以來恒出隨近之州今請於所管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一月詔外內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

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埽地爲兵租賦之人益減矣又頻出朔方西征吐谷渾三度高麗飛芻輓粟水陸艱弊又東西巡幸無時休息六宮及禁衛行從常十萬人皆仰給州縣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唐武德元年詔曰宗緒之情義越常品宜加惠澤以明等級諸宗姓有官者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一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

早蟲霜爲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分以上免租
調損七分以上課役俱免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
產定爲三等至九年三月詔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
宜爲九等貞觀二年四月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
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
以備凶年永徽五年二月敕二年一定戶龍朔三年秋
七月制衛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軍仍免庸
調武后長安元年十月詔天下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
例稅戶至大曆四年正月制下一例加稅其見任官一
品至於九品同上至下下戶等級之數并寄
田寄莊及前資勳蔭寄住家一切並稅蓋近如晉宋土
斷之類也上上戶四千每歲減五百至下中七百下下

戶至於開元八年二月制曰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
五百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爲匹者理甚不然
闊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以載
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
踰於比年常例尺丈過多者奏聞二十二年五月敕定
戶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
貨財數其雜匠及募士并諸色同類有蕃役合免征行
者一戶之內四丁以上任此免役不得過兩人三丁以
上不得過一人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戶一丁租調准武
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絕布並隨鄉土所出絹絕各二丈

布則二丈五尺輸絹絕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
絕為匹布為端綿為屯麻為綬若當戶不成匹端屯綬
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
斗與租同受其江南諸州租並迴造納布准令布帛皆
闊尺八寸長
四丈為匹布五丈為端綿六兩
為屯絲五兩為綬麻三斤為綬諸丁匠不役者收庸無
絹之鄉絕布三尺絕絹各三尺布則
三尺七寸五分三月敕關內諸州
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遂要支用其
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
北河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天寶
元年正月敕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為規避

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一家之中有十
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
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老者假免差科建中元年
制百姓及客等約丁產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稅其應
稅斛斗據大曆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
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畢其舊租庸及諸色名目一
切並停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
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量以秬黍中者
容千二百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
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

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諸課役每年計帳至尚書省度支配來年事限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訖若須折受餘物亦先支料同時處分若是軍國所須庫藏見無者錄狀奏聞不得便即科下諸庸調物每年八月上旬起輸三十日內畢九月上旬各發本州租調車舟未發間有身死者其物却還其運脚出庸調之家任和顧送達所須裹束調度折庸調充隨物輸納諸租準州土收穫早晚斟酌量路程險易遠近次第分配本州收穫訖發遣十一月起輸正月三十日內納畢

若江南諸州從水路

運送冬月小淺上埭艱難者四月以後運送五月三十日內納完其輸本州者十二月

三十日內納畢若無粟之鄉輸稻麥隨熟即輸不拘此限即納當州未入倉窖及外配未上道有身死者并却還應貯米處折粟一斛輸米六斗其雜折皆隨土毛准當鄉時價諸邊遠州有夷獠雜類之所應輸課役者隨事斟量不必同之華夏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皆待蠲符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告身灼然實者亦免其雜任被解應附者皆依本司解時日月據徵諸春季附者課役並徵夏季附者免課從役秋季附者俱免其詐冒隱避以免課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徵當發年課役逃亡者

附亦同之諸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者去本居千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一遷之後不復更移諸沒落外蕃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之人投化者復十年諸部曲奴婢放附戶貫復三年諸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申尚書省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諸丁匠歲役工二十日有閏之年加二日須留役者滿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從日少者見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正役謂二十日庸也天寶三年制每歲庸調徵收延至九月三十日五年制天下百姓單貧交不存

濟者租庸每鄉通放三十丁其年五月停郡縣官日直課錢但計數多少同料錢加稅充用即應差丁充日直并停杜氏通典增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

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爲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顧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折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

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
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
遷之民賦役日重至穆宗時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
重民之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匹
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
業日增戶部尚書楊於陵請以上供留州送使錢悉輸
以布帛穀粟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
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纈租庸課調不計錢而
納布帛時豪民侵噬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
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爲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

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

唐書

賦稅自唐建中初變

租庸調法作年支兩稅其弊也先期而苛斂增額而繁
征至於五代極矣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
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
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
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
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
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是也穀之品七一日粟二
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稭六曰菽七曰雜子帛之品
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

沿銀卷一百三十三
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曰金
二曰銀三曰鐵鐵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
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
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
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
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
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爲之期諸州歲奏戶帳具
載其丁口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兩物折科物非土
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田以定
歲租吏緣爲姦稅不均適由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蕪太

祖即位詔許民闢土州縣毋得減括止以見佃爲額建
炎四年令諸州受租籍不得稱分毫合餉銖釐絲忽錢
必成文絹帛成匹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金銀成
錢紬不滿半匹絹不滿一匹者許計丈尺輸直無得三
戶五戶聚合成匹諸州稅籍錄事叅軍按視判官振舉
形勢戶立別籍通判專掌督之二稅須於三限前半月
畢輸歲起納二稅前期令縣各造稅籍具一縣戶數夏
稅秋苗畝桑功及緣科物爲帳一送州覆校定用州印
藏長吏廳縣籍亦用州印給付令佐造夏稅籍以正月
一日秋稅籍以四月一日並限四十五日畢中國租二

十石輸牛革一準錢千川蜀尚循舊制牛驢死革盡入官乃詔蠲之定民租二百石輸牛革一準錢千五百雍熙初嘗詔荆湖等路民輸丁錢未成丁已老并身有廢疾者免之至大中祥符四年又除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舊輸身丁錢九年詔諸路支移稅賦勿至兩次仍許以菽麥蕎粟互相折輸凡歲賦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以兩計藁秸薪蒸以圍計他物各以其數計至道末總七千八十九萬三千天禧五年視至道之數有增有減總六千四百五十三萬其折變及移輸比壤者則視當時所須焉宋克平諸國每以恤民爲先

務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斂常加剗革尺縑斗粟未聞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格殆無虛歲倚格者後或凶歉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畝轉易丁口隱陋兼并冒僞未嘗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前代爲薄丁謂嘗言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天聖時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稅謂之罰稅他州無此比詔除之自是州縣有言稅之苛細無名者蠲損甚衆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爲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爲患明道中帝躬耕籍田因詔三司以類

并合於是悉除諸名品并爲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初湖廣閩浙因舊制歲斂丁身錢米大中祥符間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至天聖中始并除婺秀二州丁錢後龐籍請罷漳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減郴州桂陽監丁米以最下數一歲爲準歲減十餘萬石旣而漳泉興化亦第損之嘉祐四年復命轉運司裁定郴州桂陽衡道州所輸丁米及錢絹雜物無業者弛之有業者減半後雖進丁勿復增取時廣南猶或輸丁錢亦命轉運司條上自是所輸無幾矣哲宗初立務行裕民之政患天下積欠名

目煩多王巖叟爲開封請隨等第立貫百爲催法兗州鄒令張文仲議其不便遂令十分爲率歲隨夏秋料帶納一分是爲五年十料之法大觀二年詔天下租賦科撥支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迺者漕臣失職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其害其定爲令支移本以便邊餉內郡罕用焉間有移用則任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腳費於所居之邑而折變之法以納月初旬估中價準折仍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京西舊不支移崇寧中將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今特免若地里腳費則宜輸自是

洪興宗卷一百三十三
歲以爲常脚費斗爲錢五六十比元豐元稅之數而反覆紐折數倍於昔民至鬻牛易產猶不能繼政和元年遂詔應支移而所輸地里脚錢不及斗者免之尋詔五等戶稅不及斗者支移皆免時天下戶口類多不實故租稅亦不得而均焉重和元年獻言者曰物有豐匱價有低昂估豐賤之物俾民輸送折價旣賤輸官必多則公私之利也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無量至於支移徙豐就歉理則宜然豪民賕吏故徙歉以就豐齎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而貧下戶名免支移佔直旣高更註脚費視富戶

反重因之逋負困於追胥詔深戒焉高宗建炎六年預借江浙來年夏稅紬絹之半盡令折米二十三年兩浙州縣合輸綿紬稅絹茶絹雜錢米六色皆以市價折錢却別科米麥有畝輸四五斗者京西括田租加於舊荆南戶口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跡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頻歲復增積逋至二十餘萬緡蓋自秦檜再相密諭諸路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皆檜之爲也孝宗時楊萬里奏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矣輸帛於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賣矣舊和

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椿錢版帳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矣此猶東南之賦可知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可得而知也淳祐八年陳求魯言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曆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為病况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至於再至於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於四至於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

之借乎

宋史

金制丁戶內有物力者為課役戶無者為

不課役戶從唐制五家為鄰五鄰為保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眾寡為鄉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立通檢推排法通檢即周禮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辦物行徵之制也自國初占籍之後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師旅之餘民之貧富變更賦役不均世宗遣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時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為功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為酷暴棣州防禦使完顏永元面責之曰朝廷以正隆後差調不均故

命使者均之今乃殘暴妄加民產業數倍此何理也弘
信不能對故惟棣州稍平十五年有司奏諸路通檢不
均詔再以戶口多寡貧富輕重適中定之既而又定通
檢地土等第稅法是年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來十餘
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遣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
人分路推排明昌元年刑部郎中路伯達等言民地已
納稅又通定物力比之浮財所出差役是爲重并也遂
詳酌民地定物力減十之二承安二年敕令議通檢宰
臣奏曰大定二十七年通檢後距今已十年舊戶貧弱
者衆儻遲更定恐致流亡遂定制已典賣物業止隨物

推收析戶異居者許令別籍戶絕及困弱者減免新強
者詳審增之止當從實不必敷足原數泰和二年上以
推排時既問人戶浮財物力而又勘當比次期迫事繁
難得其實敕尚書省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令自今
典賣事產者隨業推收別置標簿臨時止拘浮財物力
以增減之 租賦官地輸租私田輸稅夏稅畝取三合
秋稅畝取五升又納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稅六月止
八月秋稅十月止十二月爲初中末三限泰和五年章
宗諭宰臣曰十月民穫未畢遂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
十一月爲初凡輸送粟麥三百里外石減五升以上每

三百里遞減五升粟折秸百稱者百里內減三稱二百里減五稱不及三百里減八稱三百里及輸本色橐草各減十稱計民田園邸舍車乘收畜種植之資藏錙之數徵錢有差謂之物力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橫科則視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戶濟之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預猛安謀克戶監官戶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則預其數墓田學田租稅物力皆免凡敘使品官之家並免雜役驗物力所當輸者止出雇錢進納補官未至蔭子孫及凡有出身已帶散官未出職者子孫與其同居

兄弟下逮終塲舉人係籍學生醫學生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門則免差發三年後免雜役金史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爲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太宗每戶科粟二石後又以兵食不足增爲四石至丙午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

地官吏商賈驗丁及世祖申明舊制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中統二年遠倉之糧命止於沿河近倉輸納每石帶收腳錢中統鈔三錢或民戶赴河倉輸納者每石折輸輕賣中統鈔七錢五年詔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戶除地四頃免稅餘悉徵之至元三年詔寫戶種田他所者其丁稅於附籍之郡驗丁而科地稅於種田之所驗地而取十七年遂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

交叅戶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稅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隨路近倉輸粟遠倉每粟一石折納輕賣鈔二兩富戶輸遠倉下戶輸近倉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秋稅夏稅之法行於江南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徵秋稅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依宋舊例折輸綿絹雜物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輸米三之一餘並入鈔以折焉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稅之制於是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以木棉絹絲綿等物其

所輸之數視糧以為差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一貫七百文輸三貫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龍興等路是已輸一貫者若福建省泉州等五路是已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紹興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衆酌其中數而取之其折輸之物各隨時估之高下以為直獨湖廣則異於是初阿里海牙克湖廣時罷湖廣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矣大德二年宣慰張國紀請科夏稅於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詔罷之三年又改門攤為夏稅而并徵之每石

計三貫四錢以上視江浙江西為差重云泰定之初又有所謂助役糧者其法命江南民戶有田一頃以上者於所輸稅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書於冊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費民賴以不困科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其法各驗其戶之上下而科焉絲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本位包銀之法憲宗乙卯年始定之初漢民科納包銀六兩至是止徵四兩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顏色等物逮世祖而其制益詳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

定戶籍科差條例然戶既不等數亦不同絲料包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其法亦以戶之高下爲等於是合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爲三限輸納被災之地聽輸他物折焉凡儒士及軍站僧道等戶皆不與元史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詔定編賦役黃冊之制先是天下戶口未有定籍至是始議編立黃冊十年一輪造其田地開豁各戶若干有官民田地二則係官田者照依官田則例起科係民田者照依民田則例徵收俱黃冊有載賦額適均而力役亦稽此以平矣十年之內田土有出賣則買者聽令增收賣者即當過割及戶口有消長分曰舊管

曰新收曰開除曰實在書於各人戶下如花分詭寄者重法懲之地土承兵荒未盡歸田者從民開墾令其自首即與收之三年後始赴官收科天下府州縣戶口隨田土創編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立軍民竈匠等籍使因以受役之輕重而不盡人之力也以一百一十戶爲一里推其中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者百戶分爲十甲歲役里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其田糧不及而附於一甲內者曰畸零不在十戶之限里長輪役十年終而復始故曰排年里甲依次充當至於大小雜泛差

役各照人戶之上中下每歲終所在官司審編謂之均徭冊二十四年准攢造黃冊格式有司先將一戶定式謄刻印板給與坊長廂長里長并各甲首令人戶自將本戶人丁事產依式開寫付該管甲首其甲首將本戶并十戶造到文冊送各該坊廂里長坊廂里長各將甲首所造文冊攢造一處送赴本縣本縣官吏將冊比照先次原造黃冊查算如人口有增即爲作數其田地等項買者從其增添賣者准令過割務不失原額排年里長仍照黃冊內原定人戶應當設有消乏許於一百戶內選丁近上者補充圖內有事故戶絕者於畸零內補

湊如無畸零方許於鄰圖人戶內撥補凡編排里長務不出本都如一都有六百戶將五百五十戶編爲五里剩下五十戶分派本都附各里長名下帶管當差不許將別都人戶補湊其畸零人戶將年老殘疾并幼小十歲以下及寡婦外郡寄莊人戶編排若十歲以上編入正管若類縣總都總收除項下止開人丁事產總數不必備開花戶府州縣類上布政司本司類造總冊於內分豁各府州人丁事產總數年終進呈景泰二年令各圖人戶有父母俱亡而兄弟多年各爨者有父母存而兄弟近年各爨者有先因子幼而招壻今子長成而壻

歸宗另爨者有先無子而乞養異姓子承繼今有親子而乞養子歸宗另爨者俱准另籍當差其兄弟各爨者查照各人戶內別無軍匠等項役占規避室礙自願分戶者聽如人丁數少及有軍匠等項役占室礙仍照舊不許分居凡各里舊額人戶除故絕并全戶充軍不及一里者許歸并一里當差餘剩人戶發附近外里湊圖編造不許寄莊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景泰十三年令兩京農桑夏稅

絹匹不及五十匹以上者俱送該正官看驗堪中兩頭盡處俱用色絲間道填寫提調官吏糧里姓名又令各司府州縣夏稅農桑絹匹務織造緊密厚重雙經雙緯除兩頭色綵長二尺外淨織尺長三丈二尺闊二尺每五十匹作一束印封看驗經收糧長大戶人等赴部交納 洪武十八年令兩浙及京畿官田凡折收稅糧鈔每五貫准米一石絹每匹准米一石二斗金每兩准米十石銀每兩准米二石棉布每匹准米一石苧布每匹准米七斗夏稅農桑絲每十八兩准絹一匹宣德五年令自三年以來拖欠稅糧以十分爲率三分折布三分

折絹四分折鈔其布絹不拘長闊俱照時價折收正統元年令浙江江西湖廣直隸蘇松等府縣該起運南京糧米願納折色者折納布絹銀兩廣東廣西福建折色稅糧布匹願納銀兩者每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解京折給軍官俸糧七年令南直隸夏稅農桑絹匹願納折色者每匹折銀五錢嘉靖時令官軍月糧春夏給以本色秋冬給以折色爲定例 差徭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入戶仍開軍民匠竈等籍除排年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入戶點差初詔民年七

十之上者許一丁侍養免雜泛差役年八十之上止有一子若係有田產應當差役者許雇人代替出官無田產者許存侍丁與免雜役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各府縣軍戶以田三頃爲率稅糧之外悉免雜役餘田與民同役隨朝官員及功臣之家除本戶合納稅糧外其餘糧長里長一應雜泛差役盡免正統元年令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賢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嫡派子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嘉靖十五年詔各帝王陵寢前代名賢及本朝公侯駙馬伯文武大臣敕葬墓所

官司照例編僉附近人民一丁看護免其雜差其塋域所占地畝稅糧一并除豁二十四年議定優免則例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糧二十石人丁二十丁四品免糧十六石人丁十六丁五品免糧十四石人丁十四丁六品免糧十二石人丁十二丁七品免糧十石人丁十丁八品免糧八石人丁八丁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內官內使亦如之外官各減一半教官監生舉人生員各免糧二石人丁二丁雜職省祭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糧一石人丁一丁以禮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閒住者免

一半其犯贓革職者不在優免之例續文獻通考

賦稅二

原底慎財賦

書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注云庶土交正謂壤墳墟也底慎者財貨貢賦取之有節也

以諭九稅

周禮掌職云云以桑為均月令孟夏之

祀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鄭注云后妃獻繭者內命婦蠶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徹田為糧毛詩云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

田籍而不稅

禮記鄭注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籍而不稅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

市廛而不稅

又云廛市物邸舍山林藪澤有賦有

稅

漢書食貨志云淳鹵之地各四郊人民分時徵賦

政術部

附錄貢品卷之二十一

賦稅

卷

周禮閭師百里之內共官千里之內為御子百里之內

田稅以共官千里之內為御鄭注云謂此地之九賦

斂財賄賂周禮云云一曰邦縣六曰邦都七曰邦甸四曰

九賦也幣餘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周禮注云邦中在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里稍秣即芻秣也邦甸之賦以

待工事注云邦甸去國二百里稍秣即芻秣也邦甸之賦以

家削之賦以待幣帛注云邦甸去國四百

謂班賜三百里及羣臣邦縣之賦以待祭祀注云邦縣去國五百

里幣帛客所以邦都之賦以待祭祀注云邦都去國五百

關市之賦以待膳服注云關市山澤謂占會

之賦以待喪紀注云喪紀即喪荒也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注云幣餘

謂古賣國中之一幣皆未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也賜予即好用也

賦稅三

原國賦治其賦言子路地征周禮云也九式周禮均

節財三壤壤尚書咸則三時入周禮以歲取甫田

十取布期韓延壽為東郡牧租稅先明布量力量

而供事舉其中斂從量入之禮曰豕宰制國用必以歲

其薄則周公之典在增資化劉平為全椒令以德

稅樂輸文選取之以財九穀周禮閭師任農五

減稅尹鐸為晉陽損戶減九穀以耕貢九穀以倫地

穀收舉五穀之命有司農事既地廣狹賦以廣狹

也為差年上下下隨年之豐荒也賦鼓鐵賦晉趙鞅

政術部

通鑑纂要卷一百一十三

賦稅

三

刑書注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賦封田陳轅頗為
 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貢不善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已大器國入逐之出奔貢不善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善爲虐則寡
 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不足則必取盈焉故不善稅
 不出平原家不肯出田稅趙奢爲趙田加田無征夏
 司勳掌賞地之法治平原用稅趙奢爲趙田加田無征
 注既賞之入加賜以田凡頒賞地三之一也加田無征官
 墾田不實光武時天下墾田弘農多不實帝見陳留吏牘
 問帝詰吏不服顯宗曰以墾田弘農多不實帝見陳留吏牘
 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准也公
 田不稅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借圭田無征厚禮也
 也輕重之法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
 所宜上下之制殺衆不匡懼大殺謂饑也匡猶恐也

治賦大均

趙王使趙奢治國賦

均輸畢納

謂納畢

增貢助徹

詳通

租庸調

世業取之

唐初授人

以口分

凡授田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
 輸絹一匹綾純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
 鄉則輸銀十兩謂之調用人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
 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日免調
 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陸贄曰國
 家租庸調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
 有家則有調口錢賦文獻通考曰漢高祖四年初爲算
 有身則有庸口錢賦文獻通考曰漢高祖四年初爲算
 禹請民年戶賦又曰貨殖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
 二十乃算戶賦租稅歲率戶二百按漢法有口賦有
 邑戶賦然則地土之惟此貨殖傳所言則是封君食
 三代無戶口之賦又曰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
 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
 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

政術部

治鑑類考卷一百三十三

賦稅

賦

田之名而重其尸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
漢時有稅人之法又曰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
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
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
斷杜佑通典論曰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中
俗阜實建中兩稅唐書食貨志曰租庸調之法自開
由於茲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
輸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陸贄疏曰兩稅使以總之
無名之暴賦上獻通考引陸贄疏曰兩稅使以總之
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定三代制不復見
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自漢至南北朝及唐租庸調之法承襲
東萊呂氏論曰自漢至南北朝及唐租庸調之法承襲
三代雖或重或輕尚不失舊自兩稅之法立三代之制
皆不復見大抵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
稅猶有歷代典制惟兩稅法行古制然後埽地事少

役稀稅詳賦折納紐配通鑑綱目曰後唐莊宗以軍儲
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捐瘠
而兵豐飽者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
農亦可以小休矣莊宗即戶調合二賦而為一通考
敕有司從之然竟不能行
曰按兩漢之制三十而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傳人出
一算者戶口之賦也自晉行戶調之法以合二賦而為
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丁男課田五十戶賦則
畝則無無田之戶矣此戶調所以可行歟
田稅在其中又曰按自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
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其時戶口授田則
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則其時戶口授田則
丁口通鑑綱目曰徐溫鎮金陵總朝大綱庶政皆決於
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
所得令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
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
賦稅

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輸穀帛詳賦稅定制
 盡開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十九年上諭戶部賦稅已有定制
 博節用度自餘饒輕徭抑未使得盡力農桑自然家
 給人足毋事稅糧減額又曰洪武十四年命戶部減
 聚斂傷國體蘇松嘉湖四府重稅糧額初
 王師圍姑蘇久不下上怒其民附寇且困於富室而更
 為死守因取諸豪族租簿田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為額
 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
 至四斗五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止
 斗徵三原穀租藁稅地求口賦九賦殊別
 五服異制農事既登國賦先定斂從其薄法
 作於涼差以精麤之等從其遠邇之期節財必
 均於九式成賦咸則於三壤趙奢均賦民則無貧
 有若盍徹君孰不足上無乏用下不闕供上有

餘用下無怨人禹別九州辨貢賦之等周制五服
 定征稅之差雖一時供億議以從權而田卒污萊
 孰云不足雖厚於公上情不涉於徇私然望彼徵
 求罪須加於從欲副天子恤人之心下不靡敝竭
 王臣奉公之節上無闕供帖白

輸納

原輸幣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見子產曰未知見時
 露之則恐燥濕之歸粟夏歸粟於蔡周泛舟秦輸
 不時而朽蠹也歸粟亟終無資也投函晉劉超字世瑜為
 舟之役謂從渭水運入汾河投函晉劉超字世瑜為
 者四出評百姓家資超作大函封付之使各自書家
 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上課所入有踰書也
 政術部輸納

方輸錯出枚乘曰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 僦載煩

費王莽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 增擔負輸租

漢書曰倪寬為左內史務在得人收租稅時裁闕狹

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

課殿當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輸勿顧限唐書曰

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小輸勿顧限盧坦為

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

十日不聽坦論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耳

由是代下戶輸崔嵬曰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錢七百萬

高承簡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其州以紆下戶之賦又

賦尤急承簡代下戶數百輸租計錢而輸曰貞元時

天下兩稅承簡代下戶數百輸租計錢而輸曰貞元時

因乃計錢而輸綾絹俾民自輸 又曰韋宙為永州刺

民自輸家十相不輸官賦 帝舅鄭光主野吏豪肆積

年不輸官賦不輸官賦 帝舅鄭光主野吏豪肆積

澳逮繫之不輸官賦 帝舅鄭光主野吏豪肆積

助國

原王丹上麥鄧禹西征王丹率 蕭何佐軍漢何曰平謂

有疑君之心宜讓封悉以家卜式輸軍費漢武帝有

私助軍何從其計上大悅卜式輸軍費 漢武帝有

式上書輸家財半助邊上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羊不

習為吏不願為官曰家有寬者宜乎式曰不與人爭未嘗有

寬弘曰此天子征匈奴有智者宜乎式曰不與人爭未嘗有

孫弘曰此非人情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遂不報數歲渾

邪降縣官人眾式復持二十萬與江南尹尹上其名帝

識之召賜式外縣四百人時富豪皆匿財唯式欲助軍

費上以諷天下廉竺助軍資 金銀貨幣助軍資於時

中以復賴杜緩入錢穀 元帝時穀貴人皆流亡西羌反

以復賴杜緩入錢穀 元帝時穀貴人皆流亡西羌反

後為太常王肅上錢縑 平上錢東海王肅以錢穀助用

後為太常王肅上錢縑 平上錢東海王肅以錢穀助用

後為太常王肅上錢縑 平上錢東海王肅以錢穀助用

後為太常王肅上錢縑 平上錢東海王肅以錢穀助用

後為太常王肅上錢縑 平上錢東海王肅以錢穀助用

後為太常王肅上錢縑 平上錢東海王肅以錢穀助用

後為太常王肅上錢縑 平上錢東海王肅以錢穀助用

號延資庫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
 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
 後唐莊宗時郭崇韜頗受藩鎮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
 兼將相賜祿巨萬豈藉外財但偽梁之世賄賂成風今
 河南藩鎮皆梁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
 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錢十萬緡
 獻軍糧萬石宋史曰周祖即位時符彥卿鎮兗州帝
 在獻馬及錦綵軍以劉銖第宅賜之及征兗州彥卿朝行
 糧萬石連被賜資出私蓄濟師元史曰劉復亨兼德
 復年李檀叛遣兵討賊集濟南乏食
 復亨盡出其私蓄以濟師世祖嘉之

徵役一

原使民任事

禮記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
 之食案鄭元注云寬其力饒其食
 大

役任眾

周禮鄭云築
 宮邑之事

興事任力

王制鄭注云事謂
 築邑廬宿市也

木鐸徇市

周禮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
 徇於市朝案鄭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

正月命脩封疆
 月命雷且發聲

鼙鼓役事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
 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

和軍旅以正田役
 以鼙鼓社祭以路鼓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鼙鼓祀

大旗致之

各帥其徒以鼓鼓人若起野役則令
 鼓鼓金奏晉

之大旗致之鄭注云旗畫熊虎
 者也歐陽刻之樹旗期於其下以役國事周禮族師

以役國事

周禮族師
 云五家為

之事

周禮州長及相為族八閭為聯使之以役國事
 則帥而致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起徒役

起徒役

家無過一人

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
 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民力歲不過三日

禮記鄭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案周
 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

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附
 役使不均

徵役

聖

設術部

開監貢

原徵令 小司徒比六鄉之衆寡以歲役要鄉師以時國
 稽夫家既役則受州里役其徵令也 犯時傳欲無犯 脫更有
 要役家所遣人民數也 吾德不脩謂 支離莊子支離
 人箕踞見郭解曰是吾德不脩謂 支離莊子支離
 尉史曰是吾德不脩謂 支離莊子支離
 項播精求食以食數人齊有徵役則支 踣踣國語
 離賦跨其間言以疾免人齊有徵役則支 踣踣國語
 敵賦跨其間言以疾免人齊有徵役則支 踣踣國語
 丘知反跨其間言以疾免人齊有徵役則支 踣踣國語
 役將班矣 任力以任其政令 勤力穀梁民勤於 稽
 班還也 任力以任其政令 勤力穀梁民勤於 稽
 可任也 任力以任其政令 勤力穀梁民勤於 稽
 二家五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三人中地家六人而周知其
 人任者謂力也 有夫婦然後為家 二 中地家六人而周知其
 棠陽不辦相率私居都內者後後為家 二 中地家六人而周知其
 徒恐不辦相率私居都內者後後為家 二 中地家六人而周知其
 也 覆脫卒 覆脫卒 上庸直 姓吳王濞以銅鹽利百
 也 覆脫卒 覆脫卒 上庸直 姓吳王濞以銅鹽利百

平賈 充夫式 戶部式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七十日
 也 滿四十日以上免戶內丁又謂男女無他稅折戶內一丁無丁
 聽傍折近親戶內丁又謂男女無他稅折戶內一丁無丁
 以下為小二十丁 計徒庸用幾 免弟子 師免弟
 為中男二十一丁 計徒庸用幾 免弟子 師免弟
 師 減年從役 劉平為全椒令以德化 作詩告病 東大
 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 力不同科 也 為力不同科 役
 譚大夫作詩以告病焉 力不同科 也 為力不同科 役
 畏不能趨 畏不能趨 行 不征於鄉 司典事任力升諸
 曰造 屬役於植 夏官大役與慮事屬 役植部曲將吏
 士也 蓋子戌邊 蓋寬饒字次公為植巡功築城版幹者是
 也 蓋子戌邊 蓋寬饒字次公為植巡功築城版幹者是
 晉王尼為護軍兵士胡毋 增役法之詳 氏文獻通考章
 輔之輩訪之殿下白帖 增役法之詳 氏文獻通考章
 法莫詳於周周禮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 師田追胥
 之法此徒役也 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 比閭族
 政術部 增役法之詳 氏文獻通考章

黨之相保此鄉役也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則因地之善惡而均役
論之老少以從役有均役之法則
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又為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
長嗇夫掌聽訟收賦稅又為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
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又為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
相教復勿為故有避時鄉職或設或廢至唐審宗時知鄉
職之不願為故有避時鄉職或設或廢至唐審宗時知鄉
故有輪差之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唐審宗時知鄉
破家蕩產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期會追呼笞箠比至賤貪
比問族黨之意
官之本意也
是創制准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正理人所以來遠於
黨長黨長取鄉人強謹者三長五鄰立一正理人所以來遠於
等太皇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太尉元不請過今秋
至冬閑月徐乃遣使冲曰若不因課時百姓徒知立長
校戶之勤未見均徭
省賦之益遂立三長
唐定九等
戶為里每里設正一百

人天下戶量其資產升降定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諸
里正縣司選勲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軀幹者充其次
為坊
充役亡逸
又曰審宗時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
每一員關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
充猶致亡逸即知政令風化漸以敞也
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
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鎖於令廳每有
役事令據
簿輪差
姦人羈名
又曰薛存誠遷給事中時境林庫廣籍工役
音刻
景祐募充
文獻通考曰景祐中禁役鄉
刑也
又曰熙寧二年條例司言衙前使募人為之
雇役錢雇役為便詔司農寺鄧綰曾布更議於是給布
上言畿內鄉戶計產業分為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
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既具揭
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為令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
去開封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放鄉役數千於
政備
開禧頭
徵役
賜

大保為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內通選才勇物
 力最高二都保應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
 催一都人納稅此係南宋以後差役之法
 者批朱批朱已充
 役者謂白脚又曰未充役
 之批朱白脚又曰未充役
 不穀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
 來講究推割排是以紹興以
 役成出田穀助役之制最詳
 范成大嘉其風義為易鄉名
 科差條例即絲至元新格至元二十八
 料包銀之制也至元新格至元二十八
 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夫役皆先
 富強後貧弱富均者先多丁後少丁
 冊定之凡各處賦役必驗丁糧多寡產
 其編審均徭弘治元年令各處編審均
 力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於該年令各
 戶并逃亡之數聽其空閑不許徵銀及
 原

役使不均於從事不得終養於父母也
 不來西人之持更晉劉弘為荊州常夜
 子繁繁衣服乃適主椎冰亡詳流不均
 老羸疾無襦袍複帽主椎冰亡詳流
 者遂給韋袍複帽主椎冰亡詳流
 不平謂詩不平或宴宴居息或盡瘁國
 占宋乾興時臣僚上偏重臺省官集議
 言使役力無偏重之患中上户多而下
 治平間役法之議始此中上户多而下
 自助役法行務欲敷配錢數故所臨時
 戶入中中戶入上上今天下往往中上
 富者自寬而窮者困

土功不時勞苦附
 富者自寬而窮者困
 土功不時勞苦附

原經靈臺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始經
 築

政術部
 附錄
 土功

傳巖說築傳度功書曰荒度土功注巡役方役之

也興事興事順注順天時用人必巡功元傳曰宋城華一揆

日以詩揆之從時城郭傳凡啓塞從時門戶道路謂之啓

時而理之比居周禮職政之塞皆啓閉之急不可

道使順作時事以時使使民土國役詩土國城漕注

功命田分財用人禮稱畚築令尹遂艾

遠邇略基趾具糗糧遠艾獵孫叔敖也

裁設版築築城郭造宮室孟冬城諸防傳曰城

作詩三旬而成愆於素注不失本計之期而成不量事

有期遠邇量事有期計徒庸慮財用賦丈注刃城尺度

土事無作令地氣沮洳謂發天客土疏惡漢成

言解萬年作昌陵五年未成客龍見戒事夫土功龍

事龍見九日農務畢火見致用築作之物也致水

始戒以土功之事日南至而畢動故土功息也

昏正而裁版幹而興作唐書曰敬宗時薛廷老為御史

帖白增宮中興作太甚嘗與舒元褒李漢入閣論奏綱

紀寢壞姦邪放肆帝厲語曰更奏何事元褒曰宮中興

作太甚帝變色曰興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見外

輦材瓦絕多知喻王府不得役民續文獻通考金世

省奏越王永中隋王永功二府有所興作宜發役夫上

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百姓更植恐勞人而止二王

府各有引從人力何得更役自今百姓爾等但以例為請海

陵橫役無度可盡為例耶自唐書曰徐申為韶州刺史仍

舊餘並官給傭計庸受粟韶自兵興以來刺史以縣

政術部

增廣類書卷一百三十三

土功

聖

為治署而今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
犂墾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
斛諸工計庸受粟乃徙治度方輸芻判宋史曰范諷通
故州募民入芻健而城邑與農戶等諷曰貧富不均而
輕重相若農民必大困且詔書使度民力今則均取而
此有司之誤也即改符使富人輸三之役丁二百萬
文獻通考曰諸州以鄆為率使富人輸三之役丁二百萬
河及淮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
丁男不充以督役數千人唐書曰韓滉築石頭城自
婦女充役業抵京岷樓雉相望以為朝廷有永嘉南幸之
第數百於石頭城穿井皆百尺命偏將丘濬軍屬澶州
千人涿鹿懲惰卒河決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
用其眾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偃蹇不進昌言怒
土增堤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偃蹇不進昌言怒
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等食厚祿欲坐觀耶不從命
者斬眾股栗赴役不決械大豪時北師入寇詔增城
旬城完太宗手詔褒之

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怨立擒府中大豪一人將
斬之宗族號號怨實佐競前請赦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
集事違期甘死怨實令械之以徇民見丁無幾類曰唐
皆恐陳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農將作見丁無幾類曰唐
幾大亂之修洛陽宮戴胄言司農將作見丁無幾類曰唐
月宋史曰陳薦為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陽水官議於
八萬恩冀深瀛之口為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役夫
民力方困願以歲為數州害浚汴河又曰張方平上
漕運以汴為主汴中其後淺妄者爭言裁減役費汴白
以塞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下十刻帝稱善
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議而行之稱
會通有徵錄曰會通者即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南北至
清名會通河明洪武間會通河濬會通河故道宋禮
等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會通河故道宋禮
政術部役徒役官庀人徒役勞力服勤稽事
土功

稽其功事 屬役 悅以使人 毆以就役 民不告勞

事無愆素 功惟勿亟 人則忘憂 雖用千夫之役

終資一簣之功 不時奸時 動怨 怨事不成則

城郎勦民 傳曰夏城郎叔孫昭子曰焉得速成勦人季平子

築臺妨農 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

實與我役注國父白而居澤門也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注子罕黑而居邑中也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

扶其不勉者乃止注子罕分謗也白帖 增盛夏工程

嚴促 魏書曰睿宗時造金仙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促

達天時起無用之 方春不可興工 又曰楊炎欲城原

作崇不急之務 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工請須農 日誦論語

隙炎謂沮已遂召為司農卿 農 州詔中使問狀段

讀論語或問之曰沉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 妨

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妨

時勦人 唐書曰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高郢以白衣上

損 役非其時 又曰文宗時李石奏咸陽令韓遼治輿

勞李固言曰然恐役非其時奈 非時役民 元史曰董

何帝曰苟利於人朕奚慮哉 淮行省參政行省長官素貴多傲文用侃侃無所遷就

有以帝命建佛塔於宋故宮者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

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猶欲并建大寺文用謂其人

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徐如何長官曰參政奈何

格上命耶文用曰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 原孟春無

心者豈上意耶其人意沮遂稍寬其期 苟乖龍見

聚人眾 也月令 孟夏無起土功 動眾 不可以

之期 則起人疲之怨 梁好土功罷人以潰 宋妨

農事築者用謳 使人以道則罔告勞 作事不時必

聞胥怨勞苦劬勞怨讟作並不敢告詩不敢

亦可息哀我瘵人胡轉子恤詩胡轉莫知我勸

也勤勞形民之力左傳形民之力而使之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老者之事禮曰凡民之力而使之去其醉飽過盈之心梁伯好土功而弗

處民罷而弗堪梁伯好土功故也夏王遏衆力夏王率

自取之也以梁伯好土功故也夏王遏衆力夏王率

過絕也增人力告敝唐書曰太宗營高祖山陵程役

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

民苦其役宋史曰鄭文寶至賀蘭山下見唐室營田舊

百里素無水泉文寶發民負水數百里外留屯幾千人

地瀉鹵樹皆立枯西民甚苦其役城之不能守卒為山

水所關中勞敝尤甚關中之人勞敝尤甚雜匠當下

顧而不遣兵疲羸尤堪軫恤宋史曰太宗時進兵

番上復別驅任疲羸尤堪軫恤靈夏戶部使張鑑乘

傳往環州與李繼隆議護送芻糧入靈州及還上疏曰

關輔之民數年以來并無科役畜產蕩盡愁苦怨歎充

塞路岐有差率益致流亡縱令驅迫必致撓潰撫

之猶恐其擾唐書曰崔郾治號以寬經月不答一人曰

未可以力役傷宋史曰元祐初朝廷起河之議未

潦水淫為苗民人流徙謂恤隱息肩事充力

宜安之未可以力役傷也恤隱息肩事充力

竭事勤民怨孟思凋敝敢憚劬勞辱在泥塗

保其筋力荒度土功斬艾民力勦民實難

無城猶可民力凋盡民力不堪役徒幾盡庶

人疲敝民不罷勞請解吾人之愠無興代役之

政術部開鑒

禮 以為草芥苟不恤於人疲 雖有金湯亦何憂於
魚爛帖白

開鑿

原美哉劉子謂趙孟曰美哉禹功吾遠矣禹成厥

樂成民可樂成受賜民到於今庀徒量功戒事

刊木書隨山刊增民皆饒足魏西門豹為鄴令發民

足饒渠號富民山堂肆考曰隋郭衍為行軍總管文帝

關漕運四百餘鑿潭漚水樓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

里名曰富民渠疏鑿淮揚睿會通河成而平

臨觀帝為升樓詔羣臣疏鑿淮揚睿會通河成而平

揚江伯陳瑄亦疏鑿淮

原開物之智 濟時之功 苟

未僝功 豈無胥怨 智能慮遠 愚可樂成帖白

復除

南頓後漢光武過南頓復田租一歲父老固請十年

復增一穎川魏志文帝復穎車馬武令民有車騎

年也穎川魏志文帝復穎車馬武令民有車騎

養馬也耕織史衛鞅變法民戮力本業耕織致粟

貞婦平帝時復貞五女晉武帝以利舉以爲收娶買

復食貨志武帝時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請復常山三

上生元吉民關內侯鄭元貴者謂若今宗諸侯

子高帝詔曰諸侯子在關復沛請豐又曰以沛爲朕

父老請曰沛已蒙復豐未蒙上曰豐極不復身及戶

志也特以其雍齒反吾故遂并復豐也

復除

聖

又高帝詔非士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注復其身及戶內無復其身司徒稽舍徒稽司

征役之家九比之數以辦貴賤老幼廢疾凡漢武詔復武

帝詔八十復二竿復二口之竿也九十者平城吏卒

又高帝詔吏卒從軍至平城魏氏武卒刑志魏氏

甲操十二石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魏氏武卒刑志魏氏

增舍役者賢役除不收役事也周制所利其田宅白帖

征禮記不征其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

役也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八十者一子不從政政

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政

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政

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政

政札則無力政終身復及漢書漢高祖令從軍至平城

豐人及士卒徒入復數年又曰元帝好儒能通一經

關中者皆復終身漢除賦稅所載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

周除征役給蠲符遣蠲使唐書曰明皇初立

符以流外及九品京放遣諸生人為本縣所役求褒

官為蠲使歲再遣之放遣諸生人為本縣所役求褒

何益乃步擔軋飯不足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

以爲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來送別執手涕泣令牛旁磬折

而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令牛旁磬折

生門免排門夫競謂之曰唐白履中召拜朝散大夫乞還吳

五品何益履中曰往者軍興家取排門夫吾以廟戶

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卧寬裕役豈排門夫吾以廟戶

給復元史曰至元間王磐定尚書省以廟戶之故欲收爲

民營言廟戶百家歲鈔僅比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

政術部開監領卷一百三十三復除

宋史張方平曰今二稅之外諸色公納雜科之類大
約出於五代之季急徵橫斂因循而著籍遂以爲常
籍外加徵唐書曰字文融爲括田勸農使戶部侍郎
無名之獻又曰設傳徒天平節度使以餉軍有贏當上
歸有司御史大夫溫造劾傳擅斂
民爲無名之獻詔以庾承宣代之
東荆襄科斂凡數百名旬輸
月送無有休息楊炎疾其斂
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鵝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
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列於庭凡一簿
所負唱其多寡量爲笞數少者猶責
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不堪其苦
用斂人汪台符百策括入不堪其苦
官授鹽二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鹽米
先主世括定田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廩受鹽二
斤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周世宗克淮南鹽貨遂艱官
無可支至唐首命樊知古將漕江南訪求民瘼而樊非
藝祖平南唐首命樊知古將漕江南訪求民瘼而樊非

其人訖不能建明蠲除蓋南唐正賦之外所
取不一乘因名之曰公納鹽米其賦之外所
陌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
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
者八十出者以七十爲陌章始令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
下之賦爲三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宋承唐法
然自南渡以來朝廷之經費日夥則不免於上供之外
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經費日夥則不免於上供之外
部之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經費日夥則不免於上供之外
百姓如削面米頭
子錢之類是也
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宋保
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充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
正雇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役之
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
是取其五也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稅米有
義倉有和糴而斗面加耗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
也通力役之徵而論之蓋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
政術部
計監類函卷一百三十三
重斂

小民以為稅重續文獻通考曰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天下倉廩貯粟二千七十九萬餘石上曰朕聞國無九年之蓄則國非其國朕是以括天下之田以均其賦歲九百萬石自經費七百萬石外二百萬石又為水旱之所蠲免及賑貸之用餘纔百萬石而小民以為稅重小臣治民譽亦多議之皆不慮國家緩急之備一言而折聚斂元史曰至元時中書右丞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董文用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乎將取之於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安可得哉民財亦有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剥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哉
原政煩賦重 財匱人怨 下若不足 上將疇依
政先圖大 事貴舉中 苟以利之為利 豈曰

人而愛人 不能事舉其中 誠恐弊歸於下 陳聚斂之謀利將苟得 行誅求之政弊將若何 出二三之令吾誰適從 過什一之征君孰與足 雖國用而暫足所獲幾何 苟民罷而不堪其傷多矣白帖 **增稻** 苗未生而和糴 桑葉未吐而和買仁宗時俞獻卿言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 因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 王安石 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 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司馬光言 勸農之志今變而為煩擾 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劉摯言

